皇清經解

21-12
478
188

東京大學

春秋公羊通義

何氏解詁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謹案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傳十一卷何邵公曰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開成石經題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閔公第四附莊公卷今仍之

閔公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解詁曰復發傳者嫌繼當隱之如一就繼繼子般也就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本將爾

學海堂 文那所錢有物

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將而縱之是與成其弒也
既已弒矣不及得救季子以愛兄之道受逸賊之過其幾于仁乎解詁曰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解詁曰殺鄧扈樂不書者微也徐彥曰即左氏傳云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也者得與此合謹案養馬者同季子至而不曰扈即圉也舉樂聲同變也至者自陳至也即下季子來歸是也解詁曰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眞僞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解詁曰據如陳名賢出也先君之母弟稱季子王季子是也莊公之篇友未稱弟今以過惡功大特從先君母弟之書賢稱稱之顯其賢也後不倣書季者聘得從內錄尊敬辭者異故但於來歸及卒此二事不繫君者字之而已其言來歸何解詁曰據前君名以是內臣與王季子來隱如言至喜之也解詁曰季子來歸名歸不書云爾謹案子般之弒季子奔陳於是名而復之言至喜之也云爾謹案子般之弒季子奔陳於是名而復之故言來歸何邵公必不信左氏乃以上傳季子至爲從家至朝此經來歸爲自洛姑歸支離之說今悉無取然則奔陳不書者何也劉傲曰出奔書者治之也不書者予之也莊公死子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季子生則可以易亡故不可以死而可以生季子存則可以易亡故不可以存而可以亡其生也賢於死其亡也賢於存是以雖出奔予之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

之齊也曷爲爲繫之齊外之也慶父既以罪去則當逆諸齊絕其公族使常爲齊人不當令復來故變文不言自齊來而繫齊于上以見義也左氏不達春秋微意因訛爲齊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者我無君也此時我有君令實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者我無君也此時我有君令實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者我無君也此時我有君令實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者我無君也此時我有君令實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者我無君也此時我有君令實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者我無君也故知左氏誣爾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諱所痛也諱與譏之爲用一也其事在譏之限其人在尊親賢者之科然後從而諱之三者道通例耳此則主爲賢者諱也慶父大夫不稱公之類是也爲賢者諱諱所過矐討久稽于齊聞季子至而不變乃肆志復入季子不探其情似也聽其來抑過矣書曰齊仲孫來爲前之弒惡其來爲季子之受惡人諱其來是以外之甚也後之弒變言仲孫者斥慶父則非諱意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言後之讀春秋者將以春秋之文治春秋之事則前後經未見齊有仲孫者其必知爲吾仲孫與明繫之齊不嫌也解詁曰主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實弒君出奔謹案何氏之意得與上相起者實如者出歸不兩書今言來明從出奔復入兩書者例矣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沒實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不爲桓諱者遷愈於滅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其言吉何解詁曰據禘于大廟不言吉言吉者未可以吉也如傳意言吉之以爲譏而先儒云三年喪畢合有審諦昭穆之祭謂之吉禘未是也蔣賓審諦昭穆當就太廟合羣主何得于莊公乎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成王康周公特於夏祭假以天子盛禮樂嫌純同王者故不謂之禘以避其名猶用殷牲白牡之意王制曰天子犆礿一犆一祫嘗祫烝祫一犆一祫或也若穀梁傳云一有一亡爾雅云泉一見一否夏小正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爲或言春礿必犆祀一主嘗烝必祫祭五廟禘則犆祫無常儻人年禘于太廟是祫禘也禘于莊公乃犆禘也均四時之祭時之常祀也此未可以舉常祀而舉之故加吉爾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爲謂之未三年據已涉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解詁曰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春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

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葬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葬而大祥日薦此祥事申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其言于莊公何據當言莊宮　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解詁曰當思慕悲哀吉禘于莊公何未可以鬼神事之　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麻不入可以見師古之遽矣文公因之欲久喪而後不能宜公自以弟繼兄無子道遂復踰年吉娶積習爲常至於滕文公復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以爲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有自來也故於變禮之始重譏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本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解詁曰不書葬者賊未討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解詁曰爲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

公子慶父出奔莒不復言仲孫者本爲內諱今哀討出奔是內已正其罪無所諱也內大夫奔例月罪不明者乃日故慶父可以不日故

紹僑如皆錄日以著其有罪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解詁曰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敵之道也春秋譏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然則何以不名解詁曰據國佐盟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會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曠年無君則國幾亡矣徒以言者喻其易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解詁曰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冑也城魯不書者諱微弱也謹案甲甲士也齊桓公作內政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南陽者蓋高子所帥鄉名鄉焉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

日自爭門至于東門者是也解詁曰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譙也或以爲爭門魯北門故其池即从爭加水名之案說文解字曰淨魯北城門池也解詁曰久濶思相見者引此爲喻美談至今不絕也喜而加高子者美大濟桓繼絕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謹案高侯齊卿之命乎天子者前盟防降書名氏耳本在字例故今進一等褒之得稱子

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羊子謂爲齊桓諱者信矣

鄭棄其師

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毛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然則經以鄭棄其師言之猶清人之意乎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二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三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何氏解詁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解詁曰僖公者閔公庶兄據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臣子一例也解詁曰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解詁曰據夏師不及事也不及事者齊師不言次何邢已亡矣解詁曰刺其救急舒緩使至于亡故錄言止次以起之

解詁曰以上有狄伐邢曷爲不言狄滅之解詁曰據狄滅溫言滅爲桓公諱也曷

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緣桓公之心而爲之諱故於夏陽於也於那衛杞因其能救之温於弦於黃皆直言滅以罪其不救於本解詁曰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昜爲先言次而後言救解詁曰据叔孫豹臣也當先孫豹先言救君也解詁曰叔孫豹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謹案左傳亦曰諸侯救那與此合劉氏權衡云若合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未足窮傳也因有雍渝適可與此事相比故分別君臣耳假令救晉救那有一不言次者又必別有所託以起不專封之義矣春秋文隨事變豈得設文外之事而泥事後之文以生巧辯者哉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解詁曰此文但舉師而已昜爲不與据春秋撥亂世實與而文不與實不與則當貶言齊侯宋公曹伯令不道太平制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與舉諸侯亦不貶稱人詠其可詠賞其可賞若天之施四文昜爲不與諸侯之義不時錯行若文王之治庸威並用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善桓公之爲此者得變之正也他日其命諸侯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合於春秋之義也齊桓公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輒罪其專封者蓋陳儀本非那地楚邱緣陵亦本非衛與杞地彼皆失其故國桓公更與以開田始建國焉非諸侯不專地之法也且唯天子有大封之禮乃命鄰國以其師城之故詩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明非有王命不得專遷亦不得專城是以左傳曰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那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齊語曰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邱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人伐那那君出致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子車百乘甲一千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邱以封之子車百乘甲五千綜諸傳記之文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矣經於虎牢彭城曰宋彭城而楚邱不繫衛緣陵不繫杞又於以見非二國之故有地也

夏六月那遷于陳儀

遷者何其意也諸言遷于某者是也趙汸曰凡自遷其國以避夷狄月叛中國而請遷于夷狄則不月孔檢討公羊通義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若遷宿遷陽是也於此發傳者實齊遷邢于陳僕故解不言齊人遷邢之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解詁曰据首戴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解詁曰言諸師嫌實師言諸侯嫌前目而後凡歸聞其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故順上文則知桓公宿留城之爲一事也謹案城何時此及楚邱月者重錄之起實諸侯也緣陵舉諸侯明故不復月音義疏云宿音須就反留音盧曹反按漢書五行志李尋傳後漢來歙傳及孟子章句見行可之仕下並有宿留之語宿留猶需留也易需卦鄭氏注亦讀爲秀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問夫人得在齊地則固歸齊矣何既薨乃言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左傳曰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解詁曰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若起桓公召夫人于夷因爲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正誅不阿親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

楚人伐鄭僖公爲所聞世之始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桓莊之篇固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荊今更號楚魯頌作於僖公之時何以尚稱荊舒故知以州舉者自是畧賤之辭詩與春秋其義正同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邾婁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正誅不阿親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

楚人伐鄭僖公爲所聞世之始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桓莊之篇固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荊今更號楚魯頌作於僖公之時何以尚稱荊舒故知以州舉者自是畧賤之辭詩與春秋其義正同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邾婁人于杼解詁曰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有夫人喪公再出不諱者本不當喪以小君之禮從下喪至敗見義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率師敗莒師于犖獲莒拏

莒拏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

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汶北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解詁曰義不可見賊而不殺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解詁曰涘水涯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解詁曰嘻發痛語首之聲諸應聲荅奚已曰吾不得入矣已曰猶言既而曰音義舊讀諾已爲句於是抗轊經而死轊乘車曲轅也抗舉也軒其車使轊去地高可得縊也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本賂莒使歸慶父莒乃復責賂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云爾者猶壬午日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并言氏者嫌據夫人婦姜欲使去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解詁曰與慶父共弒閔公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離孫于邾婁稱姜氏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解詁曰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于殺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錄之謹案貶去姓者使絕屬于齊明桓公之詠不爲滅親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孰城解詁曰據內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諱滅也故不言城不月故問之城衛城楚丘城邢城衛起非故衛新衛又未遷也陳儀遷而後城楚邱城而後遷文是以異也於緣陵亦然穀梁傳曰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孰滅之蓋狄滅之解詁曰以上有狄入衛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解詁曰據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不出主名

專封也三城各異書者城那承上救那之師城緣陵承上會
城之諸侯此文無所承方辟專封故不目言其人矣
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不言齊侯文不與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
亦不正貶乃實與也文曷爲不與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
之可也蕭楚日齊桓存三亡國封衛之功尤爲彰著衛人欲
厚報之至形于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嚮慕
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觀末瓜之什列于國風則是聖
人亦以爲善矣於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夫存亡繼絕建那
開國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心以永天命不可
失者也君子不書於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
道之存也若直書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邱則爲無王
矣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
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霸大則以王然
威之爲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末也福者積微以爲用以
晦而彰以柔而強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
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
矢得專征伐之威未嘗與臣下得私恩惠之福故禮家施不
及國者不與大夫得作福于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不與有

國者得作福于天下也春秋閒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
人之國已而復之者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
而不殺若復畀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懷
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商
紂猶將睥睨神器故春秋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
王罪之也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創而不
書書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王之所以存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
辯此之
謂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解詁曰誅當絕不當以夫人禮書
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內譬
齊

虞師晉師滅夏陽

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
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左傳曰先書
虞賄故也其受賂奈何獻

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此與晉語郤叔虎對翟柤之氛蓋一事而傳者異耳荀息進曰虞郭見與解詁曰虞郭皆曰見于君之心乎獻公揖而進之解詁曰以手通指曰揖謹案揖之延之進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下手曰搯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范武子曰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則寶出虞可得猶外府藏也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昏亡則薦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解詁曰記史記也賜猶惠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解詁曰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還四年反取虞解詁曰還復往故言反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言璧雖如故而馬失其壯時之用猶爲有所喪若咎之然實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爲國之君存焉爾竹書紀年曰晉獻公會虞師伐郭滅夏陽郭公醜奔衛是也邑而言滅又不更言滅郭者重夏陽也同姓大國獨後見者曲沃武公弒翼侯而盜晉國王法所誅絕春秋書之不正則傷教正之則觸大惡嫌文公無君晉國道方將撥亂序績與文公爲伯主因是有所諱避故武公之事一切不書斷自所聞之世始錄晉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易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

此盟會之詭例也貫澤陽穀遠國悉至桓公之會最盛欲徧書之則春秋例不錄微國故置舉江黃極遠者包之而已其中國常會之君亦不書者列言某侯某侯而綴江黃于末則嫌中國之外唯有江黃無以見徧至之實故亦舉齊宋以包之蓋宋大國尊爵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其事得以相起也以左氏考之惡曹之盟宋亦與矣而經不書蜀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屈貉之次經唯楚蔡而傳有宋公陳侯鄭伯檉子黃池之會經唯晉吳而傳有單平公則春秋於諸侯之會不徧敘者皆有特義非獨此矣且左傳曰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經唯見江黃而弦道柏事齊無文豈非以微國故不得盡錄與

冬十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月者時獨十月彌月不雨爲異十一月十二月仍有小雨雪耳杜預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非也莊公之篇固有一時不雨者彼則直云冬不雨矣未嘗書首月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眾比致三旱即能退辟正殿慆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旬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開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云爾者蓋公羊師說有之

徐人取舒

其言取之何解詁曰據國言滅易也解詁曰易者猶無守禦之備謹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荊舒是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人爲中國人之服從中國也徐即費誓所謂徐戎者於春秋例稱國此獨稱人明爲其附從伯者進之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解詁曰據上得雨不書上雨而不甚也解詁曰所以詳應也明大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錄賢君精誠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解詁但言會不言盟桓公曰無障谷解詁曰無貯粟解詁曰有無當相通無易樹子解詁曰樹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無以妾爲妻解詁曰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不從曷爲用盟哉故告誓而已謹案此孟子所謂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據經葵邱有盟則非葵邱事也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解詁曰涖臨也謹案往盟曰臨尊內辭也涖盟例時爲內明義當以至信先天下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來盟則各視其來者信不信爲辭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解詁曰不以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謹案潰例罪潰者月罪潰之者日叛例時穀梁傳曰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杜元凱曰潰眾散流移如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

遂伐楚次于陘

其言次于陘何有侯也敦侯侯屈完也解詁曰時楚强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眾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敢則有功

夏許男新臣卒　不言卒于師者承上次于陘卽卒于陘可知從省文也所聞世方內諸夏小國之君始見卒葬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解詁曰据陳侯使袁僑如會　尊屈完也

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　當敵也楚始自州進未得醇同中國言使卽當如宛申云楚人使完來盟如是則完不尊嫌以微之爲貴大夫而不言使仍以抑楚令不足有君臣之辭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　解詁曰据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　師在召陵也　解詁曰時喜得屈完來服于陘卽退次師在召陵則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

曷爲再言盟　解詁曰据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徙地不再言盟　喜服楚也

解詁曰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汪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　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　解詁曰數侵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　解詁曰南夷謂楚北狄謂伊雒戎蔡鄭北狄謂狄也　音義北狄開成石經作北夷桓公救中國攘夷狄　解詁曰攘卻也　音義攘如字又音讓卻起約反卻如字或作却

山戎卒怙荊卒終也　解詁曰怙荊楚也　音義怙音貼是也

曰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爲之故云爾　其言來何　据國佐袁僑與桓爲主也　故從內文言來也董仲舒曰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　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　解詁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于服楚

齊人執陳袁濤塗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　解詁曰濱涯也順海涯而東也從召陵東歸不經陳而趨近海道多廣澤水草軍所便也桓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

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解詁曰草棘曰沛漸洳曰澤　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解詁曰言有罪稱人方伯所宜討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解詁曰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謹案荀卿子曰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爲後我也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解詁曰以己所招而反執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師有失律不修其便于陳者　不修其者惡其專執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徐彥曰內之微者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據得意致會　楚叛盟也故以未得意乎服楚致也解詁曰凡

公出滯三時
月危公之久

葬許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率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解詁曰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見患誰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解詁曰據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解詁曰甚之者甚惡殺親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以世本校之是公立成公蓋伯姬所生故始嗣位即來朝于魯也未踰年之君不當行朝禮況婦人無故不踰竟伯姬之與俱來尤非禮也故爲內諱辭曰來朝其子使若子幼而母率之來見者然

夏公孫慈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易爲殊會王世子解詁曰據宰周公不殊別也世子貴也世子猶世子也解詁曰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劉敞曰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戴以定一會而父子君臣之爲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一會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孔子曰正而不譎此之謂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解詁曰省文事不省諸侯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世子不與盟從可知閒無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據陳侯逃歸不可使盟也時鄭貳於楚不言不盟齊桓不能使

之盟也鄭伯未盟先歸故貶陳侯既會乃歸不可言不會時又本無盟事異故辭異爾

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據齊侯弗及

衆也諸侯同心欲盟而鄭獨背中國故抑之加之賤稱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以黃隗江六比之雖與盟同月不蒙月也吳楚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畧之甚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解詁曰據滅言以歸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解詁曰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解詁曰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謹案再言滅者者言不與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賄滅人以自亡故不與善辭一則見晉詐諼取之虞君臣無拒守之力故不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且言易也與此傳同意稱人以執者惡晉也虞柄公者蓋嘗爲三公劉敞曰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

宮之奇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釁于滅夏陽而深沒其迹于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固亡而保存是何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來遠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解詁曰惡齊桓行霸彊而無義而便伐之彊非所以附疏董仲舒曰齊桓仗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鄭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閒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于救邢衞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務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衰九國叛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左傳曰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公至自伐鄭解詁曰事遷于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婁子來朝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爲諸侯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其稱國以殺何解詁曰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辭也解詁曰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謹案稱國者衆辭言非君得專殺之與衆棄之者也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也古者刑人于市刑公族于甸師是其義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曹伯般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
鄭世子華盟于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王之下士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處其所者居其國不自來也
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義猶言探之也鄭屬與楚不敢親來盟使其世子為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邱之盟鄭伯遂自至也何氏掘血之訓迂僻非理

夏秋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禘夏祭名時祭當以夏正首月周七月非所用禘也時因夫人始至特用禘禮使見于廟故譏其不宜用也乃取此經說之有事宗廟例日不日者不主為祭事譏故從夫人至例本不日也此夫人左氏以為哀姜穀梁以為成風皆與致義不合致者告至之辭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解詁曰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解詁曰僖公本聘楚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不書夫人豫屬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謹案齊女聖姜也楚女頃熊也禮同姓相媵異姓則否而魯娶伯姬齊人來媵邾文公元妃齊姜二妃晉姬末世之事不復依古是以齊女得為楚嫡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解詁曰惠王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解詁曰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謹案此亦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意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以三公領太宰者也解詁曰宰猶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據不繫國許嫁矣師說以爲婦人許嫁字而笄之解詁曰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解詁曰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謹案禮諸侯絕旁期爲其女子子無服唯嫁爲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爲之大功若其許嫁國君雖未行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錄卒也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昆弟之子子嫁者姑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姑姊妹與嫁者皆大夫大夫者雖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成人而許嫁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制服相較足明矣所聞之世內女卒例日恩錄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未聞蓋微國若江黃道桐之屬左氏稱晉侯如會遇宰周公而歸亦叛者之一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桓公之盟至于葵邱盛矣而九國解體亦遂蘖芽於此故春秋危而日之言乎持盈易傾居盛難繼齊以沖慎令終之道所以深惜桓公而爲後之尸大名矜大功者戒焉解詁曰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震解詁曰色自美大之貌

矜之者何猶曰振振然陽之貌

甲戌晉侯詭諸卒　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即爲無恩于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音義甲戌左氏經作甲子字之誤耳杜預爲之說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闇弒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依赴告先後書者何不退弒餘祭于札聘之下兩注自相乖礙預作長厤推驗日月經未之誤此實誤轉以爲不誤抑惑之甚

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解詁曰據弒其君舍不連先君弒未踰年君之號也弒其君之上則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遏禍終始惡明故畧之謹案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益不修春秋文如是誤以兩弒爲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亦誤以兩弒爲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弒在下年似據晉乘而改正之者也於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如例時致亦時唯以正月行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解詁曰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解詁曰禮諸侯之子八歲受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驪姬者國色也解詁曰其顏色一國之選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

之信矣（解詁曰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解詁曰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爲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解詁曰長謂重耳）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解詁曰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謹案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晉政對韓仲子曰臣幸有老母又曰杼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噲曰大王乃肯臨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解詁曰起時莫不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譏案荀息所事不正得爲賢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非也既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死先君之命是以賢之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解詁曰據衛人殺州吁）惠公之大夫也（解詁曰惠公篡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爲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解詁曰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又將圖寡人）解詁曰如我有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爲爾君者不亦病乎（病苦也）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人（解詁曰踊豫也齊人于齊）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解詁曰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爲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懷

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譴案踊上也以文公之故而上諱及于惠懷也將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之入其篡不可揜矣

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以獎成其美解詁曰享食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雹

何以書記異也五行志曰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温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董仲舒以爲公脅于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云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與君親則同體分則君之尊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不諱者責齊桓也將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黃人恃齊不歸楚貢楚怒而滅之卒不能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鄫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孰城欲言內邑無爲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孰不知問音義板本作孰城之字衍據二年傳文校刪開成石經年首缺三行第四行自爲不言起以彼恒率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城杞也曷爲城杞曷爲不言城衞主問經文曷爲城杞主問事緣然皆得起滅意故互相備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以杞南濱莒徐故也脅之者言二國變制之解詁曰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音義憲氏公羊古義云恐曷即漢律恐猲也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恐猲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雖免承鄉侯德天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繒陽侯顯坐恐猲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猲者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故不斥齊侯直總衆國辭而已城楚邱不言諸侯此言諸侯者起卽會鄫之諸侯也左傳曰會于鄫淮夷病杞故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實與故諸侯無貶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輒發文實傳者三城各異書故須明之爾解詁曰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使乎季姬者言爲季姬所使也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解詁曰使來請娶已以爲夫人下書歸是也謹案季姬之媵也伯姬之媵也伯姬許嫁邾婁於上九

年卒禮嫡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時魯致季姬于邾婁行及防遇鄫子而悅之使來請己僖公許焉臼虎通義曰伯姬卒時嫡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此文是也鄫之君以一女子故躬汚血于邾婁之社後有有國而欲色者可以戒矣實求女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趙汸曰凡諸侯來朝恆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解詁曰據梁山言崩襲邑也解詁曰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謹案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趙汸曰凡諸侯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地以厚載爲德今而襲陷乃下不能故爲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衛而不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爲陽雄士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益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沙鹿梁山崩皆非魯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爲災石鴈之爲

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于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于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矣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肸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晉死于楚繆侯附父讐而背中國故畧賤之不月不葬貶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爲莊侯又附弒父惡人首會屈貉道以伐中國故春秋遂不見卒惡之益深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月月者正

楚人伐徐左傳曰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上遂次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解詁曰言次者刺諸侯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自故臣凡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晦
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前大夫之師無功書次見譏此復伐楚與國以緩徐寇善齊桓誠謀救徐故月錄之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解詁曰久暴師衆過三時

季姬歸于鄫伯姬歸于紀此書歸又與伯姬歸于紀若言魯女不當經決至此則文哀二姜流風舊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解詁曰晝日而冥謹案春秋不書晦已卯晦甲午晦皆書晦也俗儒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已卯適九月之盡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盡遂指以爲月晦若然苟不似苗何以亂苗利日苟不近義何以亂義二晦苟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月晦彼未審春秋固有以辨之也晝晦日晦月晦日是月不相疑也是月亦爲記異錄之耳常事則但舉日雖日晦此顯證也妄者猶譏公羊自誤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強訓之若乃穀梁於甲午晦冥也可知是日晝冥自有師傅非窮詞矣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者益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其說焉凡正晝而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或知也但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

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解詁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解詁曰據陽虎稱盜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爲重天戒不得不稱伯也何以書記異也董仲舒說陪臣不當有廟晦冥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廣森以爲季氏專魯其弊極於陪臣執國命故天於季友將卒震其私人之廟以示戒若曰勿使季氏世卿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寤復卿其子天乖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于易世之後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左傳曰徐特救也徐稱國者本戎也所
聞世凡詐敗戎狄例不月外而畧之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解詁曰舉
君獲爲重也書者以惡兒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絶也胡康侯曰君獲不
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
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
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爲重君爲輕
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晉侯主戰
師次之謹案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
都音義是
音提

曷爲先言賈而後言石解詁日據賈石記聞聞其磌然視
之則石察之則五穀梁傳曰後數
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解
詁

曰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譏
案是讀爲隄隄之言邊也鷁冠子曰家里用提彼注及初學
記並引此傳作提月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爲
此月也有當讀提月者其義爲盡此月檀弓曰祥而縞是月
禫言盡縞之月而爲禫祭也
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

何以不日解詁曰據
日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
不日晦可知也六鷁無常
言晦春秋不書晦也解詁曰晦
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趣盟奚戰是也朔

有事則書解詁曰重始故書以錄事晦雖有事不書解詁曰
若況之戰及此皆是也重始而
終自正故不
復書以錄事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解詁曰據賈
石後言五六鷁退飛
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解詁曰鷁小
而飛高故視
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謹案穀
梁傳曰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
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
亢矣此言王道之備不遺微細也董仲舒曰春秋辨物之理
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賈石則後其五
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耳聞而記目見而

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　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
解詁曰王者之後有亡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謹宋石是宋襄始終之象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麗于上降而爲石此王者威福遂下移於諸侯之徵也於朔者示襄公將始起繼桓列于五伯也六鷁退飛象伯業終退劉歆以爲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爲王者之後記災異者示有加錄所以象賢崇德亦春秋憲章文武以爲後法者也錄宋而畧杞者遠近之殺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其稱季友何
解詁曰据黎戰名不稱季友賢也繫名者賢故稱季也繫名者卒從正陸淳曰季友之殺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以明之慶父義也立閔公傷公權也夫以義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棄正作淫神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與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
比三喪皆日決傷公爲所聞世審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
桓之會止于此功業隳敗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邾侯次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繁露曰邾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稱人者齊侯在會前遣微者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從伯主討蠻夷不可退其等於所伐者下故復進之也

夏滅項

孰滅之齊滅之
承上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魯滅之解詁曰据滅彼未知內諱不言滅之義耳易爲不言齊

桓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齊師滅譚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者諱矣齊桓之事終矣而又昧此一舉疑亂之志也齊桓之功著矣故不斥著其惡而爲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衞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爲齊桓諱也欲後人覩聖人於此有遜避之辭以見不善焉而爲善者勉之令終也然文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鸏齊師敗績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以伐言公戰言

師知不舉重者非直爲曹衞郯婁不與戰而已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易爲不使齊主之衞人及齊人戰與襄公之征齊也與使爲主易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公子昭貴當立而豎刁欲立公子無虧易牙欲立公子雍故爭權也征之言正也齊亂無正善襄公能正之狄救齊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也所善在此而進之於伐衞爲說甚曲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保傅記曰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王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其施焉者在所任也

冬邾人狄人伐衞狄稱人者衞棄禮義翦滅同姓邢初爲狄所心故進之又因以抑衞也滅今狄幡然親邢與共謀衞難有憂中國之

徵而實不沒也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解詁曰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善善也樂終解詁曰樂賢其行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解詁曰繼絕立僖公也故君子爲之諱也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存亡存邢衞杞併解滅諱遂不諱意也

朱勃所謂春秋之義罪以功除不月者已諱嫌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見責畧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衞人邾婁人伐齊解詁曰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音義曹伯上舊有會字者誤

夏師救齊穀梁云善救齊也非也宋儒且謂凡書救未有不善者吕不韋有言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若齊之事乃伐者義而救者不義耳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名者蓋遂不得歸國故
歸者不書從不名可知虞公亦不名者自本所聞世畧微國
耳宋稱人者惡其專執也此盟主執諸侯之始特錄王月以
王法正之已下執惡不月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襄公德信未著而屬諸侯
鄫子亦爲不從約束曹尋背盟不服邾婁執用
伯功未成故人之也

鄫子會盟于邾婁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于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爲所要執也邾婁在曹東鄫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血社者鬻社也曰者用重乎執也與用世子有同例解詁曰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魯本

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怨
謹案邾婁人自以女怨執鄫子而託罪其後會以說于宋耳
左氏壹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宋而
責邾婁理不可通也又託子魚諫語趙匡譏之曰凡左氏謬
釋經文必廣加文辭欲
以證實其事信哉斯言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復與以大信辭者諸侯之
桓公之德故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忘
春秋深善之

梁亡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據虞不與滅
猶言晉人執白亡也其自亡奈何
魚爛而亡也解詁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謹案梁實爲秦滅緣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

之董仲舒曰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日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邱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羣如屠仇讐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亡之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故譏其奢泰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劉敞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修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書也新宮災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邾子來朝

邾子者何失地之君也前爲宋所滅寓于他國今更來朝計閒容其君壽考理猶得存何以不名解詁曰据鄧穀名兄弟辭也邾文之昭也明譬失地猶當尊

禮之異於庶姓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有東宮也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諸侯半天子故三宮也解詁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少在後謹案周禮曰以陰禮教六宮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君子之爲春秋該六經而垂憲其設刺譏褒貶同乎詩序四序審五行同乎易記王者之政列國之事同乎書若乃因魯以見王制因卒葬含賵以見軍制因西宮以見寢制因世室武宮以見廟制而至于禘郊烝嘗之節昭穆之位櫨楹之飾藻棁之文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記災也譏不畢舉益兼周公制禮之意乎西宮災

鄭人入滑

此於洪範應以妾爲妻之罰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以邢地者邢與盟也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解詁曰叛楚故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衞狄不復稱人者附邢而後得進明非憂中國不進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不月者與襄公以大信辭

夏大旱

何以書記災也主書旱者譏不雩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

執執之楚子執之故序楚于諸侯上使主其罪也楚至此稱是外楚常文須張其本罪于前貶之于後意乃得顯貶爲不言楚子執之解詁曰據子鄋瞞子復出晉人也晉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

冬公伐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據稱使知楚子貶爲貶爲執宋公貶爲不言楚子執之梁盟下執莒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貶楚子也其稱人貶終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不可隳也我爲之自我隳之自我爲之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故貶楚人之詞以伸宋公之信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解詁曰所以堅宋公意絕彊楚之望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之約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

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下經釋宋公是也經不言楚釋者不與專執即亦不與專釋也宋公釋乎執走之衛解詁曰襄公本國子之國也宋公愧前語故慚不忍反走之衛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易爲不入然後遊襄公歸鄭伯鄭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此喪君守國之上算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後于肅愍效之亦以致禍若襄公之於目夷推誠委國目夷不疑君臣同濟可不謂賢乎惡乎捷捷乎宋易爲不言捷乎宋解詁曰據爲襄公諱也高襄公故不與楚得捷乎宋也解詁曰歸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戎捷也此圍辭也易爲不言其圍據戰乃有捷言捷者起戰也而不言戰故知此言捷不爲公子目夷諱也解詁曰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爲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謹案目夷之事欲彰其賢而反諱之此聖經之高義賢傳之達言蓋以鳴其孝者非令子矜其忠者非令臣原臣子之道莫不欲尊榮君父故讓德歸美過則稱己曹羈以義去公子目夷以仁字二

子易地皆然目夷有成勞矣羈雖不克濟君於難而並有愛國之心忱忱惘惘要殊武安倖敗之意終鮮慶鄭復諫之懟春秋緣羈與目夷之心而君死國辱爲之不忍言焉斯二臣之風期千載可想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特書故問之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與議爾者贊成之也以公有力焉故從內錄釋也解詁曰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也謹案自是盡二十七年億遂背齊宋合衛以睦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日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畧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左傳曰我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偏戰者曰禦此其言朔何解詁曰据癸之戰不言朔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解詁曰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尤美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解詁曰泓水北曰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解詁曰泓水名也水北曰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解詁曰我雖前幾爲楚所喪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喻孤弱寡人不忍行也既濟而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解詁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未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君痍佩斥宋公敗績者爲此楚人亦楚子也所以賤楚而尊宋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解詁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以爲雖

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襄公之於楚始爲乘車之會期以禮服之不可得服然後以兵治之以仁雖功烈不及伯者之跡其征齊以義會霍以信不厄險以引而進之楚之病中國久矣召陵之役有王事焉泓之役有王心焉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苟將伸齊而抑宋則是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爲治繁露曰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嗚呼以此教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親傳春秋猶徒以成敗論事則甚矣習俗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疾惡也重故重有故也解詁曰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解詁曰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謹案春秋之法許人子者必使子本以襄公背殯故桓公不書葬今若更葬襄公則是揚子抑父非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諱義葵邱之會有宋子而歎說慈父再世不葬溫之會有陳子而歎朔亦再世不葬屬辭比事就有灼著於此矣穀梁傳云不葬失民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癈疾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傳曰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元凱曰寘森以爲王者之封四夷雖大曰子故用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言之左氏唯於杞見春秋有貶絕諸侯之法得與公羊相證明此既無傳就取其說焉解詁曰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解詁曰據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不能乎母也不能相能也襄王之母惠后惡襄王而愛其少子帶每欲立之至是帶率狄人攻王左右欲鄉之王不忍殺弟以失其母之意遂出王者家天下所在爲居但言居于鄭起避母弟之難不明須加出文故左傳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而此傳亦以不能乎母稱經言出之意非罪王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辭天子大夫言出卽嫌有外天王言出不嫌有外猶之天王入于成周不嫌篡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之謂與傳稱所聞於師魯子宣言春秋之中有天王與母不相得者其卽此出居于鄭之王與蓋不能乎母之所愛弟卽爲不能乎母與左氏無錫舊解失之

晉侯夷吾卒不月者獲當絕也不葬者篡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衞侯燬滅邢

衛侯燬何以名據齊侯滅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解詁曰絕先祖文體
不名　案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
尤重故名甚之也謹案滅同姓而於萊楚之於隗彼雖自爲同姓而於王家則爲庶姓罪猶差
輕繁露曰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周公康
叔之所自出也那又周公之後春秋立愛自親立敬自尊以
親則莫如那以尊則莫如王之同姓燬滅親
無王是以惡而絕之凡滅日者罪重於常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解詁曰蕩氏宋世大夫其言來逆婦何解詁
曰據莒慶言逆叔姬兄弟辭也解詁曰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
也此所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成故正其姑
婦之名也主書者譏娶母黨且姑無逆婦之禮

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解詁曰據宋殺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解詁曰
其大夫山名

世謂惡父王臣處白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如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譏案禮諸侯不娶女於其國名杜漁色之漸也下漁色則不君如族交政則不臣三世失禮君臣道喪故奪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爲後戒春秋有非常之儒未有非常之識其妄生訾辨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爲無罪泄冶邻宛寧有罪乎或以爲闕文豈自信迨文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何以不言遂解詁曰據楚子鄭兩之也實兩事非遂事也不再言楚人者嫌致圍意也但不言遂兩事明矣納不言伐者得入之辭也諸納或見國名于上若糾及朝賵皆是唯此再言頓者納君正也與使有頓之辭也故與歸邾婁子益同例前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世小國之君非滅國出奔猶未得書

葬衛文公解詁曰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苫慶盟于洮穀梁傳曰苫無大夫之會日之也明年盟于向傳曰公不會大夫其曰宿遽何也以其隨苫子可以言會也盖公專會大夫則貶大夫曰人公與諸侯俱會大夫則目言其名氏正以諸侯在焉不嫌使大夫主內而貴錄之也事若相錯意實相成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苫子衛寧遬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其言至酅弗及何解詁曰據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弗及侈也猶大也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爲追唯臣子得褒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錄詳之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謹案以公而追人則卑公矣故不可言公追齊人春秋稱名之愼有如此者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何音義板本作乞師者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詁解乞何从閒成石經脚

曰据春秋尊魯重師也解詁曰外內皆同卑其辭者深爲與人者重之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解詁曰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乞師例時謹案正義如貞觀之貞不正反者不常得反也不正勝者不常得勝也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解詁曰書以歸者惡不死位謹案滅而言以歸者例日此猶不月者所聞世之始畧楚故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解詁曰時以師與魯未親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謹案下言楚師此言楚人者當是在道分軍以往故從師少例稱人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解詁曰據伐鄆婁取叢不致　未得乎取穀也解詁曰未可謂得意于取穀　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以楚師取穀楚大夫申叔戍之及晉伯起齊晉方睦楚子懼使申叔去穀公亦幾爲晉討故曰患之起自此始也刺公棄諸夏而卽楚自取危道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左傳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左傳曰責無禮也

乙巳公子遂率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据序諸侯之上　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傳緣入文之篇貶卽見弒故就經文以終僖云終隱之篇貶文同而義異隱之篇言之其實乃終髡之世貶耳此與晉傳隱髡非有罪于僖也何氏之說今故未取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杜元凱曰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侯曹晉侯伐衞

曷爲再言晉侯解詁曰据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兩事不再出楚人　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解詁曰据侵蔡遂伐楚言遂　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喜有伯故詳錄之　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衞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衞杜元凱曰曹在衞東故　衞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解詁曰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衞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進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謹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後事繼者則言遂前事未既則有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衞不假道伐衞而後進若言伐衞遂侵曹則失其本意若言侵曹遂伐衞則似既侵曹還伐衞又失其事實故遂文兩不可施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畏晉故不可使往　不可使往者公子已受命雖未往當以不終事之辭言之公本使買戍衛而懼反以殺買之事說于晉時量力度義不當往戍臣於君有普否之道買無罪故不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易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解詁曰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解詁曰與使聽其獄也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眾與其師眾共之　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解詁曰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謹案不可以一罪言則非獨數侵伐矣曹詩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曰人者錄義兵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解詁曰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

左傳稱華父督孟明視子越椒之比子玉得臣也子玉者得臣字也古人多引字冠名上言之若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有大夫故宜申得臣椒皆不氏猶畧之也

衛侯出奔楚不名者起叔武內平其國為兄守之與未失地者同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是晉霸之始也盟不致者比文于桓也日者未若桓之信也解詁曰衛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即位之意黃道周曰叔武非世子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為君書侯則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之為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解詁曰刺陳侯不慕霸者反岐意于楚失信後會

公朝于王所

易爲不言公如京師解詁曰據三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在踐土　天子在是則易爲不言天子在是解詁曰據是狩于河陽不與致天子也晉文慮無以屬諸侯上假天子爲重作王宮于踐土使王就而受諸侯朝焉己王所不稱天者禮典常名也觀禮曰伯父順命于王所舒祭侯辭曰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言朝于王所舉其可訓者而訓故但言朝于王所舉其可訓者而常名也觀禮曰伯父順命于王所舒祭侯辭曰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歸者　皆名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解詁曰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謹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蔡邱之致宋子溫之致陳子乃其未盡善者也令宋桓陳繆自如常文書葬則責伯者之意不見故爲之諱其葬使若既葬而後會其子者爲愈文諱而實譏也款本篡立不當葬今爲文公諱去葬篡罪尚未顯故復畧其卒日以見義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

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也不以公會日之者伯者之會非公爲主不得從內錄後故此

天王狩于河陽

狩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常事也不與再致天子也再失禮重不言天子在是然不可以斥其致天子故加狩辭焉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會于溫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此別一說言溫在畿內較踐土遠致天子失禮尚輕故爲言狩以飾成其義云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其日何解詁曰據錄乎內也上與諸侯旅見此公特朝故從上朝不日錄乎內事詳錄之日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曰閏不書此及乙未楚子昭卒是其據也古厤歸餘于終閏恆在十有二月屬上十有二月無事故不得繫月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解詁曰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歸之于京師徐治其罪耳天子雖罪之不得爲伯討者執之以其私也解詁曰歸之者決絕之辭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知天子罪之之伯歸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須歸于京師然後知天子罪之否也罪雖未定執之當其罪縱天子宥之不失爲伯討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難

言衛侯殺其弟武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

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以列于諸侯是與文公逐之同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時衛侯謀自楚復歸叔武恐其爲晉所討故爲之請訐于文公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解詁曰叔武讓國見殺而爲叔武辭殺者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饗國故爲去殺己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此晉侯也其稱人何難執有罪何以貶易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放者窮其所至之詞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解詁曰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此執其君其言自何方仇衛何爲叔武爭也解詁曰解文公助之意以復爲衛力元咺爲叔武訴以爲忠于己而助之謹案元咺訴君而言復歸者春秋賢叔武未顯故爲之爭者直之直咺所以直武也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歸惡文明故於此從無惡辭不嫌矣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解詁曰言復歸者天子歸之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即時從霸者征伐也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公至自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解詁曰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不能升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皆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辭也

秋大雨雹五行志曰劉向以爲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弒君故陰脅陽之象見

冬介葛盧來解詁曰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解詁曰據歸在下道殺也衛侯在道使人殺咺而後入故從君殺大夫辭也瑕者元咺所立不成爲君故以咺累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解詁曰據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歸惡乎元咺也

解詁曰衛侯歸殺無惡則元咺之惡明矣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解詁曰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解詁曰晉人執衛侯以歸是也君入則已出解詁曰晉人執衛侯以歸是也君入則已出解詁曰晉人執衛侯以歸是也君入則已出

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禘嘗不卜郊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曲禮曰卜筮不過三　禘嘗不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　解詁曰以魯郊何以卜　夏祭爲禘秋祭爲嘗統曰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舉以卜郊非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據春秋無卜文耳　解詁曰禘嘗得禮故不卜禮也卜禘嘗非禮乃書卜郊非禮也書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　解詁曰以魯郊非禮故卜爾謹案周禮以冬日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配以帝嚳謂之禘又以夏正正月上辛祈穀于郊配以后稷謂之郊禘郊皆有常日故不卜也魯不敢效天子日至事天之事故用郊禮而擬禘月轉卜三正與周禮殊康周公得有此祭耳非常禮也魯郊雖非禮成王賜之魯公受之有自來矣非八佾雨觀之比故不譏譏其牲卜失禮者而已　解詁曰土謂社也謹案禮三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本曰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及土大夫此言天之道尊地之道親尊則祭其尊者卑則祭其親者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言通于四方也周禮兆四望于四郊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若晉望梁山楚望江漢睢漳是也諸侯所祭唯封內山川而已無方望之事也魯之望亦非禮　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　據成七年乃免牛　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　養牲不謹致有傷而免之失敬事之禮故言免牲者不識言免牛者識也牛得卜曰牲牲傷不可用乃復名之曰牛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牟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　北望大山西望河東望海南不及淮者闕其一方以下天子　曷爲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　解詁曰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璧在辨中置于柴上燒之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　解詁曰側手爲膚案指爲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謹案膚與堂上七扶之扶同四寸日膚取鋪四指也毛詩蝃蝀傳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唯太山之雲宏遠如是河海潤于千里濡澤九野滋漑萬物又能通氣致雨其功尤大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通之爲言文見於此意起於彼

解詁曰已止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左傳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解詁曰書者無出道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鄭文公也不葬者以卽楚爲罪也日卒者比卅差輕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解詁曰不地者起因上侵號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其謂之秦何解詁曰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解詁曰行疾不假塗變必至秦伯怒曰若爾不戒以人日襲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解詁曰宰冢也道遠多險阻遭變必亡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拱可以手對抱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解詁曰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襲鄭所當由也謹案左傳集解以爲殽在陝之北陵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雨與何氏說異吾將尸爾焉將求爾之尸于

是子揖師而行解詁曰揖其父於師中介曾不拜爲其拜如蹲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實哀師不得反托言哭已老恐不得見子弦高者鄭商也解詁曰鄭商賈人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解詁曰詐稱曰矯犒勞也或曰往矣或曰反矣解詁曰軍中語也時以爲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解詁曰然馬一馬也隻單也匹其言及姜戎何解詁曰據秦人自狄不言及姜戎徼也高閱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加及則嫌晉人爲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及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謂晉人者非卑也稱人亦徼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徼先軫也解詁曰先軫晉大夫也言或曰襄公親之左傳曰子墨衰絰則或言合也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解詁曰據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貶易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解詁曰與衛迫齊宋異故惡不子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解詁曰據不言敗績外詐戰文也敗績也解詁曰惡晉不仁謹衆而惡戰秦乘危襲國糜爛其師則既狄之矣彼自襲鄭何與於晉而晉徼利要殺至盡故亦惡之甚特加日以著其惡也所以加日爲著其惡者下經曰癸巳葬晉文公諸侯之禮遽朝五廟先葬五日而啟期矣乃釋哀廢禮佳兵造釁不臣不子孰時已當戒啟自辛巳以逆癸巳十二日耳則是此爲甚是以詐戰不日而說例書日以著見其惡焉爾癸巳葬晉文公傳例曰當時而葬也

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叢音義疏云有作鄒字者案左氏經作取訾婁鄒即訾婁之合聲猶壽夢爲乘句瀆爲蔑是也就作叢字亦當讀如鄒叢與諏陬等字並从取古諧聲本同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時者所聞之世敗狄例也

冬十月公如齊蓋公有疾而行故危月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穀梁傳曰小寢非正也

實霜不殺草李梅實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解詁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實霜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烈索故陽自實霜而反不能殺也此豫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謹案李梅冬實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也其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京氏易傳曰臣有緩兹謂不順厥異霜不殺董仲舒曰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殺梅李冬實天大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公羊通義

何氏解詁

學海堂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穀梁傳曰繼正卽位正也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解詁曰書歸含且賵不言來會葬禮也解詁曰但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謹案左傳云內史叔服周官內史有下大夫二人是下大夫書且字之證范武子曰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解詁曰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死生異也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晉侯伐衞

叔孫得臣如京師拜錫命也

衞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解詁曰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謹案髡弑緣日知所聞之世始進楚得日卒與中國同足明商臣不卒者以弑父大惡絶也春秋有弑父者三般爲楚所討止未成君故獨得於商臣見法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言晉侯及者時秦伐晉以報殽之役常例受伐者爲主也大夫不敵君師得敵君者重師也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唯凶事無避

丁丑作僖公主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解詁曰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龜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加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與設玉加金事亦同矣禮古主之遺象衞宏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與何氏說尺度有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解詁曰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見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蠶牲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謹案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謂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主道也虞而有主則重無事故理矣練而有吉主虞主無事則亦埋矣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人受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彼似用殷主綴重之法故武公虞主於時猶存練主

用棗解詁曰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棗猶戰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謹案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于堂兩楹之間一說埋之于廟北墉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何氏所稱殊非師說鄭司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尤似諜賤不合禮意論語問社古文作問主而其訓亦爲社主唯張侯言宗廟主公羊師舊依用之許叔重曰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夏人都河東宜松殷人都亳宜柏周人都豐鎬宜棗也廣森聞之逸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北社唯槐兩社唯棗故棗之字古文从二鹵上加西言西方所宜木也戰棗之對是以爲失若乃廟主用棗或當取齊棗之義云爾用棗者藏主也衛次仲說藏之于室西壁陷中去地一尺六寸解詁曰質家藏于堂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蓋殷練而祔則作主當於祔周卒哭而祔練祭然後作主壞廟魯自莊公之喪始不三年無復練祥之節雖祔從周法而襲殷主於祔之名是以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道魯事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舊章遂乃撟枉過直逾年猶未作主矣喪降不懷故作主先時不譏後時乃譏內大惡諱舉其可道者焉傳復刺其後不能者爲未沒喪納幣故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解詁曰據晉陽處父伐楚救江諱與大夫盟也諱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處父者起實公也于防不去氏說見前又高侯無別見若直言侯嫌是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方起公盟陽處父既於伐楚以名氏見則不氏不嫌微者乃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春秋無達辭唯義所適解詁曰不地者起公就于晉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歸黃仲炎曰士穀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普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

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遭禍此其效也大旱以災書解詁曰云言此不雨之日長而無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也言有災

災故以異書也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效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釋癒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分爲四部各有義焉今檢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爲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又月不雨固已異矣自是冀其雨以至于歷月又月異之甚也春秋異天勤民覽其辭者見其志焉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大祫也稱大祫者對時祭之祫爲大也時祫不及毀廟故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彼則王制所謂祫祫者重是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戎稱大事書曰我有大事休是也祀稱大事此經是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解詁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

于大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笮以爲兆者炊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自外來曰升解詁曰殷盛祭者再祫也閒無事則舉焉五年而再祫取象天道五歲再閒以爲疏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祫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徵經之言大祫者事天之名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郊祀后稷配天于圜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韋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先師舊訓有自來矣商承鳳鳥之祥周受履敏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于天而周人以嚳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是以配嚳于禘配稷于郊詁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禘先于郊非祀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敵俱爲時祭更不見大禘之文漢儒誤混禘名于大祫唐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禘以稷配嚳又推之而言魯人僭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實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解詁曰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

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謹案後漢梁太后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于閔上孔子譏之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公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周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賈公彥曰兄死弟及俱爲昭穆以其弟己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廣森謂臣子一例此傳明文周賈之說益得經理僖於閔實兄弟然傳曰先禰而後祖也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左傳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僖之先閔非直以臣越君乃郎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何者諸侯之尊凡弟不得以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爲臣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族屬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是也由廟制言之僖公時因祀莊于祖祀閔于禰詩曰新廟奕奕毛公傳以爲閔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禰僖而祖閔父之所不禰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禰子亦不敢不祖也令僖必五而可乎俗儒惑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禰皆廟名也爲人後者後其廟重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自始立廟即定禰祖之名又其上一昭一穆而四廟備嗣爲君者迭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考王嗣立必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考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瞻穆則考王嗣平王之孫也然毗平亦於桓王嗣立是即遞祀矣其後桓王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而無虛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蒼統也天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爲一世諸侯以國爲體以一君爲一君爲一世周不與士大夫祔禮同而春秋之際家世其爵祿雖大夫猶有爲兄後者矣況天子諸侯之兄弟有君臣之分者耶高閱臣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之以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徐邈言若兄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相代而其祖亦當遷耳豈得故亦六代祀祖禰矣假非兄弟六人相代爲君存哉即如邈言使有兄弟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接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眾昭穆駢積而鬼有不祀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解詁曰據三年之內不圖婚解詁曰僖公以十二年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難不言吉祫意三年之恩疾痛非虛加之也疾痛解詁曰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非爲爾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蓋以人心爲皆有哀迫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然而先王爲之中制斷以五易政及焉如是而情不逮者謂之無人心矣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解詁曰主於己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文公誠有人心欲變未失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而汲汲圖婚內實不哀也譏必於其重者圖婚惡重於祫故大事不復譏從常辭而已左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言自己左傳短董仲舒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于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胝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喪云衣服云乎哉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解詁曰王子虎卿叔服也名者卒從正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故有赴弔之禮而春秋以其恩錄之也尹氏卒

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爲差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螺于宋音義公羊前後經螽皆作螺

雨螺者何死而墜也解詁曰以先言雨也墜墮地也不言如雨尤醇董仲舒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解詁曰螺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于扈

扈處爻率師伐楚救江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解詁曰據兩之當先言救也非兩之起伐楚意故問之爲諱也違例知後言救江當重出處爻也生事當言遂三者皆也范武子曰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解廣森謂將尊稱將將卑稱人固經之達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師實至此始見可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遣微者苟動大衆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貴卿率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端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解詁曰據不書逆者主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故爲畧名不言如齊不稱女畧之也解詁曰曖非曰稱至共文故爲畧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畧之也解詁曰所以奉宗廟

故賓之謹案不稱夫人不稱氏皆畧之之辭不言如齊者明非齊侯女得言于齊者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某大夫氏者言婦姜則其氏已見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經正其義也不月者亦爲畧之故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音義甯俞與左氏經同而賈逵云公羊曰甯遬者所見本異〕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者何口實也解詁曰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謹案白虎通義曰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貝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不合周禮周禮天子不飯貝故與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雜記諸侯相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

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非禮也解詁曰且兼辭以言且知譏兼之也謹案禮上

客弔含上介致賵今榮叔以正使兼之故譏也不言來者及事者越境通使理不得瞼前必之喪含爲先褻次之賵次之餘諸侯含之賵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褻之賵之其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臣胡康侯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賞所刑皆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廣森謂仲子之賵其使者公之母直以妾媵儼然匹嫡而天子再遣其上大夫來又賵者卑事亦使貴使親之失正甚矣故仲子言天王賵成風則不言天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解詁曰風氏也
任宿謚與之姓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不月者自殺之役後春秋遂以狄道
與秦故畧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辛卒音義舊同二家經作
業疏云正本作辛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讙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諸侯之喪當使下大夫會葬時
尊晉故上卿往非禮也內會鄰

國葬多矣其非卿行則使
者不書明使卿書者譏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曷爲出奔狄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出奔狄
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解詁曰自上
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其漏言奈何君將
使射姑將君襄公也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
爲中軍將陽處父出射姑入
將於是廢將廢者已命而罷之解時更
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
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
出含怒而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襄公沒乃刺之
以報其宿怒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解詁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
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

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易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非年年常有之有其政著于明堂月令閏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須朔不及也須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于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

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解詁曰據取叢也內辭也使若他人然解詁曰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案內再取須朐尤失正當譏故特爲諱辭

遂城部解詁曰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眾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成公也成公共公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殺之事是由生失其政沒乃致亂故罪而畧之與

宋人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眛以師奔秦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解詁曰俱無勝負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據奔無出文知先眛也貶易爲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經言以師奔秦故知然也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秦師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緣襄公卒太子夷獋幼晉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眛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眛返而趙盾更謀夷獋定位起師禦秦人于令狐時先眛將下軍自以本被使逆雍內壞疑貳交綏而退遂率其下軍之士奔秦晉始謀立雍非正趙盾悔之是也而眛眛于大義私其身謀輒以師外故舍盾而貶眛昔子射于豐相之圖貢軍之將不與爲人臣者可不戒乎何以不言出解詁曰據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遂在外也解詁曰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徐彥曰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

伯莒爲楚
地亦明矣

秋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解詁曰據新城盟諸侯序大夫名　公失序也

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眹晉大夫使與公盟也解詁曰以日通指日眹謹案時公後至未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日趙盾進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故稱諸侯于上而以不序起其事也不日者不信明也不致者從會大夫不致倒起實盟大夫尤顯音義眹大結反本或作眹音瞬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文襄既沒晉鮮令主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日不與信辭

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解詁曰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君使臣至于不可使恥甚故諱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別于至竟實有疾也時敖有所私女于莒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經但責其復未若慶父惡顯故加日起有罪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解詁曰正其義不使君命壅塞何以不言出解詁曰據慶父言出奔遂在外也傳言在外明出境乃奔矣

螺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舉官也解詁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空爲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　曷爲皆舉官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等不名前不一事耳此殺與奔各一人若云宋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則漫無區別不成爲文故以其官識之官舉者彼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據家父當喪未君也稱使解詁曰時王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有新有三年喪踰年矣何以謂之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于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也據經曰公即位則王喪有踰年即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大夫也

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即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魯

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失可知矣此謨者蓋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附贅者大得之矣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奪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先君之末年改今君之元祀其義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踐阼不主喪三年之內常若父存　不可曠年無君解詁曰故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解詁曰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平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葬仲舒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緣民臣之心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稱子者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毛伯來求

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
曰非也未稱王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無求問未稱王則曷爲以
王者無求之義責之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
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解詁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謹案是子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
者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
王者不奉祖法且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
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解詁曰奔父母之喪也言如齊者大夫繫國惠
士奇曰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
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
此本春秋而爲之說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于者不書葬此何以書據平惠定宇靈不書葬不及時書匡王簡王靈王景王過時書

桓王我有往者則書解詁曰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
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
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所以甚責內謹案此主書與獻六羽
者惡重不待譏使瞻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禮之爲用
在乎別微也五經異義曰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
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
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
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易下邳傅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
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親親也鄭君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若同姓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
之間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
者也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
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
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貿往徹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
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
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謂越紼奔喪
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
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
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
吾人殺其大夫先都時先都者蓋以成康爲未久也
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

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解詁曰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解詁其不稱及者相累連及之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解詁曰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謹案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謹案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二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時以政在公子遂所致京氏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醇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于中國也商臣弒父而得稱子以使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見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據薳頗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盈量而與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非禮也穀梁以爲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爲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妾母必以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其子氏者令惠僖尚在何以稱之　易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爲僖公先薨襚辭亦先致之故耳僖公成風兩言之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尊及尊文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春秋之稱言豈可以一端盡矣不解言來者不及事明與宰咺同例

可知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復稱國者秦晉搆怨起于襲鄭秦爲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伯師徽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以深起下稱伯爲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爵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言及不言主名益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覩諸侯體敵得盟無取諱不言公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座主莊侔郎爲廣森說此經曰屈貉之役至圍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弑父罪大惡極大疏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尚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婁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衞州吁弑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弑佗篡之難作魯翬會之卒之弑隱者翬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察於彼經曰衞州吁弑其君完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弑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黨弑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般弑其君固則知黨弑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世子般弑其君固則知黨弑君之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絲唯其所染履霜乘火寧可不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圍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叔彭生即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

言非命氏之正
故春秋絕正之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者何以所聞之世敗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長狄也穀梁傳曰身橫九尺故斷其首而載之君見于軾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叔孫之魯者僑如也之晉者其弟棣如也事在晉景公六年之齊者榮如也事在齊惠公二年其言敗何解詁曰據敗者兩戰交非殺一人也大之也解詁曰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興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使如結日期大戰何以書記異也長狄本漆

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大荒之東徑阻負絕忽爾伏岩中國非聞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夫鍾邮邾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兄弟辭者爲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僑侯衛出奔齊是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解詁曰據伯姬卒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解詁曰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謹案殷人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者二而皆

為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啖趙以稱子者為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甚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

遂者何秦大夫也即西乞術也左氏曰遂古今字耳學記術有序月令審端徑術鄭司農並讀為遂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此秦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有大夫者至此始能修禮來聘因其可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荀卿子亦曰春秋賢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譏譏善埤言猶據也謹案自此已下引秦誓文以證繆公能變之事尚書作惟截截善諞言王逸楚詞章句引書亦云譏譏靖言蓋古今文異也李奇傳曰昔秦繆解詁曰埤薄也薄之貌埤說譏譏之言任佞佞之勇傳君子易怠解詁曰傳使也易怠猶輕惰也惠棟

曰尚書怠作辭猶文辭從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傳君子怠與公羊傳合而況乎我多有之言我皇多有之此以況訓皇穆天子傳曰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辭家謂皇我萬民甫刑大傳曰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司農注皇猶況也故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況而熹平石經又作兄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倉皇兄之為兄古文也皇之言況古訓也惟一介斷斷焉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解詁曰一介猶一概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聽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譏案一介猶一个也彼譏譏巧言者雖少猶足惑其君而況杞子逢孫之徒我多有之乎惟一个臣如蹇叔子者是難得也左傳美秦繆終用孟明倘功利耳此痛其悔過思賢誠合君子之所取也若乃帝王之書終以秦誓有微旨焉又豈獨善其能變而已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左氏所謂交綏是也先晉

主也不言及者秦晉之爭亟矣是役以後乃少寧居將於是摠較其功罪設以晉及秦則觸晉末有罪以秦及晉則觸與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矣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耳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攻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不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眩伐喪而榮復讐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詐擊也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故春秋之於偏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春秋之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易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辭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綿十三載故雖戰不出頃而舉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舉遺離之嗟二國之罪均矣爾雅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季孫行父率師城諸及運 孫復曰率師而城畏莒故也運莒魯所爭者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邾婁子瑣篠卒 邾婁文公也前用鄫子于社失德重卒當貶去日知不蒙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 解詁曰魯公周公子伯禽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易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 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爲太祖而伯禽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

有世室魯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之意也　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解詁曰據魯公始封也

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解詁曰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謹案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冊伕誥是其事也命周公以爲周公後者言曰生命魯公以爲周公之後曰生以養周公死當以魯公禫祭祀主如曰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易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解詁曰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趨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謹案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之心也其魯祭周公何以爲牲解詁曰據周公不之魯亦猶是心也　用白牲解詁曰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　魯公牲騂剛解詁曰騂剛亦骍周牲也周公死魯祭周公何以爲牲解詁曰據周公廟異也　魯公牲騂剛角握栗解詁曰騂剛角栗握中者此周公之牲也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王室王室之人皆知之故其牲角握栗以別之也

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　羣公不毛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勦牲掉牲之屬皆可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盡羣公盡解詁曰盛者新穀熟者冒也故上以新也廩者連新于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謹案廩者新雜易撫于无陽鄭司農注讀如羣公濂之濂濂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雜也即讀從此傳文解詁曰簡忽久不以時修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書月者知久不修當蒙上月謹案屋者當中需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檐亦天子之制也歷七月不雨則無壞道而壞知其積阤不修者久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音義二家經會下有公字

秋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謹案左傳師乎師乎何

黨之平集解曰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黨詁爲所信齊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往許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黨來寄也其義爲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義爲時見是黨訓所轉訓時也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爲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月者正月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率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言葬齊昭公者與詭諸同義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解詁曰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解詁曰狀如箒謹案彗之字者那甚而芒氣四出者曰孛其言入于北斗何解詁曰北斗有中也解詁曰中者魁中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辰言不入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熄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菅魯弒其君而立之應謹案五行志曰劉向以爲君臣亂于朝政令亂于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弒之表也星傳曰彗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誅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親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

公至自會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解詁曰据言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大其弗克納也不能納也先言納糾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者大之弗克納專御鉄之義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率師革車八百乘以

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沛若力勢下行之貌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解詁曰出外孫也謹案玃且邾婁定公名子以其指則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猶人之四指玃且猶人之六指皆異于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謹案子稱卻缺也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爲四偏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爲六此軍中遙相語舉手小指以示卻缺言接菑比之于指如計四數者然也其實皆以小指喻庶孽耳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解詁曰壓服也設齊復興兵來納玃且亦欲服則皆貴矣雖然玃且也長貴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貴對晉人爲婉遜辭云爾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解詁曰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惠士奇曰易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趙匡云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

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父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爲繫之以吉哉蓋有過能改聞義能徙善之大者非徒无咎而已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之語曷爲不可相通學者詳之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據傳缺率師革車八百乘貶易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則非將卑師少文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弗克納者與之實也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解詁曰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道故明有亂義稱人者不與之文也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大夫不得專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日者罪不若弒君重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解詁曰據弒其君之子奚齊也已立之

已殺之成死者也已已商人也已已代舍立乎其位之子而不自慕者異後商人遭弒且爲責討賊成之爲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商人有可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爲君而已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日春秋痛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子繼位之辭子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解詁曰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

也解詁曰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當各歸其本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解詁曰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音義淫乎板本作淫于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解詁曰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謹案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解詁曰不稱使者宋無大夫謹案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于內錄之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解詁曰據齊人來歸子叔姬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將送也筍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輿中敖死已閱八月豈得尸猶可致此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柩置諸堂阜者與本送柩于境上謂飾棺者即左氏所謂飾棺而行者名郎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本送柩于境上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迫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

歸之者爲
內辭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解詁曰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謹案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誦年數亦畧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益以道淫罪重爲魯所黜

晉卻缺率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晉强而蔡無備下未有錄至之日也不日則至日即入其國義兵起文顯嫌觸動我文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不序者爲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畧外無畧內而錄外公會

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偪矣不日者明不序意并以諸侯不信而畧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據執而歸者當言至自齊閔之也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日隱有罪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繫齊人爲別異耳無罪痛之

服罪然解詁曰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謹案子叔姬父母意恩閔之也爲人子者通言之者爲內明義孝子當緣父母意恩閔之也爲人子者通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凡來歸無罪時有罪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恩則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于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爲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朋友等夷猶不得其睦將於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無譏而子叔姬之罪不盡其詞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子叔姬見兄弟之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者何恢郭也解詁曰恢大也郭城外大郭入郛書乎曰不書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書圍鄭是也若旁徵左傳則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郛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郛經皆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我數被齊兵聞其入曹郛恐懼震動故書以見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據鄭伯逃歸不盟不見與盟也齊侯不肯盟也弗及者言齊弗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解詁曰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謹案自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是書者四月以前本爲有疾五月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以起無疾不視朔之始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故雖譏始內大惡不可言也猶不顯言公始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音義犀左氏經作鄑賈逵云公羊作蓍亦與今本不同）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解詁曰莊公所築臺于郎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各有譏義故繫毀爾書自非爾譏即見者不復見也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解詁曰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朱人鼻其君處臼

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
窮諸人賤者士以下也非大夫例不得以名氏大夫相殺稱
人賤者窮諸盜解詁曰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
以別死刑有輕重故重者錄輕者略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討弒君不月者無
功不得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復不序者爲前扈盟公
失序故終文之篇不序
秋公至自穀穀內地前所
取諸齊者
冬公子遂如齊

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爲一故從
小國例也賢繆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
于內得恩錄之音義罃舊同左
氏經作嬰茲从昭五年注校改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解詁曰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
當坐弒君謹案左傳弒
者稱人例也商人篤不
昭無道未有見也又篡不
知不葬懿公者亦從不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而不與介獨此列數之
而與聞乎弒也與後不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
不名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

弒則何以不日解詁曰據子般卒日不忍言也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解詁曰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何解詁曰據莒人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解詁曰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謹案此當蒙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